

不同时代 不同阅读风尚（二）

# “60后”：用阅读感悟人生

严冰 程钰 王玉杰

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，虽经历过动荡时期，但赶上了恢复高考、国家改革开放这样的大变革。为适应时代的变迁，获取更多的知识，他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。电子阅读兴起，当人们越来越喜欢用“碎片化”的时间来阅读时，“60后”读者仍偏爱深度阅读。

“作为‘60后’，我感觉身上肩负着一种使命，心中的理想主义也不曾逝去，总是想通过更多阅读，追寻生命的意义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孙利军告诉笔者。

“中年读书，如庭中望月，意境开阔。”“60后”见证了国家的大变革，也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。如今的他们正值中年，他们都读哪些书？有哪些读书习惯？又有哪些心得体会呢？

## 从“三红”到经典

读一本好书，就是和高尚的人谈话。作为资深媒体人，1967年出生的高严，在不同人生阶段，“和高尚的人谈话”的状态有哪些差异？

“在上大学之前，阅读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红色经典，比如‘三红’，就是《红岩》《红日》《红旗谱》，还有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。”高严讲道，“上大学后，正值国家改革开放，对新知识非常渴望，阅读书目也日益开阔，不仅读台湾的三毛和琼瑶，还看一些外国文学作品，比如《红与黑》《简爱》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源氏物语》《德伯家的苔丝》，还有《百年孤独》等。”

参加工作后，高严的阅读热情丝毫不减，经常与他人讨论有关阅读的话题。“我非常乐意别人向我推荐好的阅读书目，一旦有自己感兴趣的书，我会立刻买来看或者通过单位图书馆借阅。”高严说。

走进高严的办公室，书柜里不仅堆满了各种书籍，还有成套的阅读CD。“这些CD都是平时上班路上在车上听的，比起看纸质书籍，通过有声读物来阅读，别有一番风味。”高严说。

被问及这些年阅读的书目，最喜欢的是哪部作品时，高严回答：“还是我国的四大名著读起来最有味道，像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和《三国演义》，虽然已经读过多遍，但还是意犹未尽。”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，大多数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。



## 洞悉人生之妙谛

荆墨

贾平凹是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。他的小说创作成就斐然，散文创作也毫不逊色。他最新出版的散文集《自在独行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），能带领读者走进他的独行世界，收获一份心灵的自在与安宁。

这本书是贾平凹40多年来的散文精粹。书中，他研磨孤独，收获自在，致每个孤独的行路人。他素来喜静，最怕有人来敲他的房门。让他觉得自在的，要么是行走于西北的大地，要么就是隐居在自己的书房。他其实也喜欢热闹，只是他的热闹并不是灯火灿烂，而是内心的

也是可以在的。”他还说：“尘世上并不会轻易让一个人孤独的，群居需要一种平衡，嫉妒而引发的诽谤、扼杀、羞辱、打击和迫害，你若不脱颖，你将平凡。你若继续走，走，终于使众生无法赶超了，众生就会向你欢呼崇拜，尊你是神圣。神圣是真正的孤独。”读后，感觉贾平凹是善于品味孤独的人，懂得与人为善，并用善意赞美生活。

贾平凹在灵魂中独行，哲理性的感悟随处可见。这种感悟，不是对某种现成思想的形象阐释，也不是生硬的哲理说教，而是鲜活的生活体验。如在《说房子》中，他写上的事，认真不对，不认真更不对，执着不对，一切视作空也不对，平平常常，自自然然，如上山拜佛，见佛像了就磕头，磕了头，佛像还是佛像，你还是你——生活之累就少下来了。读后，感觉这是洞悉人生的妙谛，令人难忘。

贾平凹追求一种朴实无华、率真自然的生活意境美和意趣美，透过敏锐的观察力，书写人生的微妙情绪。他视艺术感受为一种人生的态度，讲求情操所致，自然为文。如在《说女人》中，他写打扮一旦成了社会时尚，风气靡丽，必然少了清正之气。过去有一句名言：最容易打扮的是历史和小姑娘。现在呢？没有学问的打扮得更像有学问，不是艺术家的打扮得更像艺术家，戏比生活逼真，谎言比真理流行。当一切都在打扮，全没有了真面目示人的时候，最美丽的打扮是不打扮。既写实又高远，语言朴拙、憨厚，内心却波澜万丈，读起来耐人寻味。

贾平凹的这本书是写给生命的行者，褪去城市风情万种的表情之后，孤独的人总有一丝落寞存在心底。他在《朋友》中写道：“人之所以是人，有灵魂同时有身軀的皮囊，要生活就不能没有朋友，因为出了门，门外的路泥泞，树丛和墙根又有狗吠。”而在《好读

书》中，他认为好读书能识天地之大，能晓人生之难，有自知之明，有预料之先，不为苦而悲，不受宠而欢，寂寞时不寂寞，孤单时不孤单，所以绝权欲，弃浮华，潇洒达观，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。此时，贾平凹愿世人能懂得孤独的真义，在生活里多一些从容潇洒。

贾平凹曾说过：“失去了真情，散文就消失了。它不靠故事来吸引人，不靠典型的人物形象，它就靠的是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启示。”他认为，有无真情是衡量散文艺术质量的重要标准和依据，好的散文无不袒露着作者的思想、情感、志趣乃至人格和灵魂。读贾平凹的散文，不仅被他的语言魅力所吸引，更为他独特的感悟而拍案叫绝：不仅可以获得心灵深处的震撼，更可以获得人生的启迪。



《牛虻》插图

插图，对读书人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它是一种书刊常用乃至必不可少的装帧艺术。说得明白点，插图就是在文字中间帮助说明内容的图画。插图与文字的关系，是一种珠联璧合、相得益彰的关系。

印象中接触书籍插图从上学就开始了。最突出的是在语文课本上。几乎1/3的课文都配有插图，有的还很精美很传神。像《南京长江大桥》《东郭先生和狼》《故乡》《孔乙己》《阿Q正传》《祥林嫂》等课文中的插图，至今还有很深的印象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从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绝大部

## 迷恋插图

一文



《苦菜花》插图



《青春之歌》插图

近十年来，中国的出版业突飞猛进，在出书品种、图书设计装帧以及书籍宣传力度等方面，都今非昔比。然而在我看来也存在一些遗憾，其中之一就是绝大部分文学书籍都不配插图。更让人不可接受的是，那些初版时有插图的中外文学作品，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再版重印时，竟一概取消了原有的插图。插图似乎已经淡出了文学作品书籍，只有文学期刊中的小说作品还在苦苦支撑。说愁也好，说忧也罢，总之一，我在书市上买得到的插图文学作品书籍愈来愈少。这样，我就特别迷恋以前购买的那些插图书籍，以至于常常拿出插图书来细细品味。

鲁迅是极为重视书籍插图的。他曾经说过：“插图不但有趣，且亦有益。”他还说过：“书籍的插图，原意是在装饰书籍，增加读者的兴趣的，但那力量，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，所以是一种宣传画。”

金庸也很注重书籍的插图。他的十余部武侠小说在港台出版时，均配有插图乃至配彩色插图。金庸授权三联书店1994年5月在大陆首次出版的《金庸作品集》，在插图方面也做得极为出色。每部作品的每个章回前，都有一幅精彩的白描插图，插图背面还有一段从作品中摘出的能传达画意的文字。金庸在《书剑恩仇录》的“后记”中对读者诚恳地说道：“……如果觉得小说本身太无聊，那就看看图片吧……”他没有充分肯定自己的小说有趣，但却深信自己作品中那些插图的生动有趣。

作为一个爱书人，我始终认为，文学作品书籍（尤其是小说），不配插图终究是一个缺憾。

这种缺憾，有如电影、电视剧里没有主题歌，有如蓝天上没有一丝白云，有如旷野中没有一声鸟鸣，有如花园内没有一只蝴蝶……

## 古代“大人”都指谁？

赵染斤

父母无疑是孩子最早见到的“大人”，是不是古代“世推子称父为大人，若施之于他，则众骇笑之矣”？如果这样理解，就大错特错了。宋庄绰史料笔记《鸡肋篇》卷上对“大人”一词进行了深度解读。

《易·乾卦》中“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”中的“大人”，是指贤人君子；《论语》里“畏大人”的“大人”指圣人。《孟子》里“大人者，不失赤子之心”中的“大人”，指的一国之君，“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”中的“大人”是指辅臣，“大人正己而物正”及“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”“大人弗为”“大人者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”中的“大人”却是指大丈夫。仅一本书中，“大人”就包含三种意思，却没有一种是专指父亲，谁还固执地以为“大人”是相对“小孩”的称呼？

称自己父亲为“大人”还是汉高祖刘邦的发明。“唯汉高祖云：‘始大人以臣为亡赖。’”汉帝国第一战神霍去病延续了这种称呼：“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。”后汉“诸葛四友”之一的崔州平的“大人少少英称”、西晋开国功臣陈骞的“大人大臣”、曾任唐监察御史的“义门裴氏”代表人裴敬舞的“大人病痛苦辄然”等言语中的“大人”皆称其父。

如果就此认定“大人”自汉初开始便指父亲，显然孤陋寡闻了。东汉“江夏八骏”之一的范滂称母亲为“大人”：“惟大人割不忍之恩。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称晚唐诗人刘禹锡的母亲为“大人”：“无辞以白其大人。”《后汉书》里的“苏

纯三辅号为大人”中的“大人”指长者，当时的外国受汉文化影响，也称尊长为大人，《伪韩邪单于传》篇有“大人相难久之”记载，后汉北匈奴大人车利涿，唐盖苏文父为东部大人，“韩歆，南阳大人”中的“大人”指的是富贵豪族。倒是梁元帝萧绎《金楼子》中称，古代荆地有人称儿子为“大人”，显得有点不可思议：“荆间有人名我，此人向父称我，向子恒称名。又有名子为大人者，此人恒呼子为大人，此亦异也。”

而“丈人”的称谓早在秦就有，《史记·荆轲传》中有（高渐离）“家丈人召使前击筑”记载，杜甫《赠韦济》有“丈人试静听”诗句，这里的“丈人”皆尊老之称。而柳宗元则是称妻子父亲为“丈人”、妻子母亲为“丈母”的第一人。“柳宗元呼妻父杨詹事丈人，母独孤氏为丈母。故今时婿呼妇翁为然，亦不敢名尊老，以畏讥笑。”

爹字最早见于《南史》梁始兴王憺云：“始兴王，人之爹，教人急，如水火，何时复来乳哺我。”荆州方言谓父为“爹”，乃音徒我切，又与世人所呼之音异也。根据宋人有关资料推测，庄绰所说“今世”大概为北宋末南宋初。也就是说，大宋朝廷南渡前后，“至呼父为爹、谓母为妈，以兄为哥，举世皆然。”看来，不仅宋代人已就叫母亲妈妈了，而且“大人”的称谓并非如今拍摄的古装剧那样一概指“官员”和父母双亲。